

孙子兵法

古敏
辑

中国古典文学荟萃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典文学荟萃(孙子兵法)/古敏 主编. —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 2001. 3
(2009. 11 重印)

ISBN 978— 7—5402—1418—0

I. 中… II. 古… III. 词(文学)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古代 IV. I222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4878 号

责任编辑: 里功

版式设计: 李宏

中国古典文学荟萃
(孙子兵法)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: 100054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

850×1168 毫米开本 1/32 印张 13225 千字

2009 年 11 月第 3 版 2009 年 11 月第 3 次印刷

定价: 220.00 元(全 22 册)

目 录

一、始计篇.....	6
二、作战篇.....	14
三、谋攻篇.....	21
四、军形篇.....	30
五、兵势篇.....	36
六、虚实篇.....	45
七、军争篇.....	54
八、九变①篇.....	61
九、行军篇.....	67
十、地形篇.....	76
十一、九地篇.....	84
十二、火攻篇.....	96
十三、用间篇.....	102
附录一.....	109
附录二.....	116

孙子传①

司马迁

【原文】

孙子武者②，齐人也③。

以《兵法》见于吴王阖庐④。阖庐曰：“子之十三篇⑤，吾尽观之矣，可以小试勒兵乎⑥？”对曰：“可。”阖庐曰：“可试以妇人乎？”曰：“可。”

于是许之，出宫中美女，得百八十人。孙子分为二队，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，皆令持戟⑦。令之曰：“汝知而心与左右手、背乎⑧？”妇人曰：“知之。”孙子曰：“前，则视心；左，视左手；右，视右手；后，即视背。”妇人曰：“诺⑨。”约束既布⑩，乃设铁钺，即三令五申之。于是鼓之右，妇人大笑。孙子曰：“约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将之罪也。”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，妇人复大笑。孙子曰：“约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将之罪也；既已明而不如法者，吏士之罪也。”乃欲斩左右队长。吴王从台上观，见且斩爱姬，大骇，趣使使下令曰：“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。寡人非此二姬，食不甘味，愿勿斩也。”孙子曰：“臣既已受命为将，将在军，君命有所不受。”遂斩队长二人以徇。

用其次为队长，于是复鼓之。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，无敢出声。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：“兵既整齐，王可试下观之，唯王所欲用之，虽赴水火犹可也。”吴王曰：“将军罢休就舍，寡人不愿下观。”孙子曰：“王徒好其言，不能用其实。”

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，卒以为将。西破强楚，入郢，北威齐、晋，显名诸侯，孙子与有力焉。

【注释】

①本文节选自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，是现存关于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作者的最早记载。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，西汉人，所著《史记》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。

②孙子武：孙子，名武。子，古代对男子的尊称。

③齐：西周姜姓封国，在今山东、河北一带。

④吴：西周姬姓封国，在今江苏、安徽一带。阖（hé）庐：即阖闾，春秋末年吴国的国君，公元前 514 年-前 496 年在位。

⑤子：您。十三篇：指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。

⑥小试：小规模地试演。勒兵：指挥军队。勒，约束，统率。

⑦戟（jǐ 挤）：古代兵器，在长柄的一端装有青铜或铁制成的枪尖，旁边附有月牙形锋刃。

⑧汝：你。而：尔，你。

⑨诺：应诺，答应声。

⑩约束：节制人们行动的约言，指纪律。布：公布，宣布。

铁钺（fǔyuè 府阅）：同“斧钺”，古代军法用以杀人的斧子。

吏士：下级士官，指两个队长。

且：将要。

趣（cù 促）：急促，赶快。使使：派遣使者。

寡人：古代国君对下的自称。

徇（xùn 训）：对众宣示，示众。

用其次：选用宠姬之下的人。

中（zhòng 众）：恰好合上。规矩：校正圆形和方形的两种工具。绳墨：木匠画直线用的工具。规矩绳墨，指规则、纪律。

唯：只，任凭。

就舍：回馆舍去。

徒：徒然，只是。好（hào 号）：喜爱。

卒：终于。

楚：在今湖北、湖南一带。

郢（yǐng 影）：楚国的国都，在今湖北江陵县西北。公元前 506 年，吴国打败了楚国，一度攻入郢。

威：威胁。晋：西周姬姓封国，在今山西一带。北威齐，指公元前 484 年吴国为了援救鲁国而攻打齐国，在艾陵大败齐军。北威晋，指公元前 482 年，吴、晋相会于黄池，争为长。

【译文】

孙子，名武，齐国人。

孙子带着自己所著的兵法去进见吴国国王阖庐。阖庐说：“您的十三篇兵法，我都看过了，可以小规模地试一下指挥队伍吗？”孙子回答说：“可以。”阖庐说：“可以用妇女来试一下吗？”孙子说：“可以。”

于是吴王许可，派出宫中的美女，共得一百八十人。孙子把她们分成两队，用吴王宠爱的两个妃子分别担任两队的队长，并命令大家都拿着戟。孙子下令说：“你知道你的心口、左手、右手和背心吗？”妇女们回答说：“知道。”孙子说：“向前，就看心口所对的方向；向左，就看左手方向；向右，就看右手方向；向后，就看背心所对的方向。”妇女们回答说：“是。”纪律已经宣布，就摆好用来行刑的斧钺，三番五次地把纪律交代清楚。于是击鼓命令向右，妇女们却哈哈大笑起来。孙子说：“纪律不明确，交代不清楚，这是将帅的罪过。”又三番五次地反复告诫，然后击鼓命令向左，妇女们又哈哈大笑起来。孙子说：“纪律不明确，交代不清楚，这是将帅的罪过；既然已经再三说明了而仍然不执行命令，那就是下级士官的罪过了。”于是斩杀左右两队的队长。吴王从台上观看这场操练，看见将要斩杀自己宠爱的妃子，于是大吃一惊，便赶快派人传下命令说：“我已经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。我如果没有这两个妃子，吃起东西来都觉得没有味道，请你不要斩杀她们。”孙子说：“我既然已经受命为将军，将军在军队中，对国君的命令有的可以不听从。”于是斩了两个队长示众。

挨次选用第二名为队长，于是重新击鼓发令。妇女们向左向右向前向后跪下站起，所有的动作都符合规定的要求，没有人敢作声。于是孙子派人报告吴王说：“队伍已经训练得整整齐齐，国王可以下来看看，任凭国王想怎样用就怎样用，即使赴汤蹈火也是可以的。”吴王说：“将军结束训练回馆舍休息去吧，我不想下来看了。”孙子说：“国王只是爱好兵法的词句，不能在实际中运用它。”

从此阖庐知道孙子善于用兵，终于任命他为将军。吴军向西打败了强大的楚国，一度攻入郢都，向北对齐国、晋国造成很大的威胁，吴王的名声在列国诸侯中大为显扬，孙子在这些方面是有功劳的。

孙子序①

曹操

【原文】

操闻上古有弧矢之利②，《论语》曰“足兵”③，《尚书》八政曰“师”④，《易》曰“师贞丈人吉”⑤，《诗》曰“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”⑥，黄帝、汤、

武威用干戚以济世也⑦。《司马法》曰⑧：“人故杀人，杀之可也。”⑨恃武者灭⑩，恃文者亡，夫差、偃王是也。圣人之用兵，戢而时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

吾观兵书战策多矣，孙武所著深矣。孙子者，齐人也，名武，为吴王阖闾作《兵法》一十三篇，试之妇人，卒以为将，西破强楚入郢，北威齐、晋。后百岁余有孙臆，是武之后也。

审计重举，明画深图，不可相诬。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训说，况文烦富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，故撰为略解焉。

【注释】

①本文选自《曹操集》。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曹操，对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做了整理和注释，本文便是他整理和注释时所写的序言。

②弧矢：弓和箭。《易·系辞下》：“弦木为弧，剡木为矢。弧矢之利，威行天下。”剡（眼 yǎn），削。

③《论语》：儒家经典之一，记载了孔子及其部分弟子的言行，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。足兵：兵力充足。《论语·颜渊》：“子贡问政，子曰：‘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’”

④《尚书》：亦称《书经》，儒家经典之一，是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，相传是孔子编选而成的。八政：古代的八种政事。《尚书·洪范》所记八政是：食（粮食）、货（财货）、祀（祭祀）、司空（建筑）、司徒（民政）、司寇（刑法）、宾（外交）、师（军队）。

⑤《易》：亦称《易经》，儒家经典之一，是殷周时期占卜用的书。师贞丈人吉：出师正义，主帅就吉利。贞：同“正”，正义。丈人：大人，也是对老人的尊称，这里指主帅。引文见《易·师卦》。

⑥《诗》：亦称《诗经》，儒家经典之一，是我国古代的诗歌总集。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：引自《大雅·皇矣》。这首诗是西周统治者叙述其开国的历史，引用的这两句写密国出兵攻打阮国（周的属国），周文王勃然发怒，于是整设军旅去讨伐密国。王：指周文王。赫（hè贺）：盛怒的样子。斯：而。爰（yuán 员）：于是。

⑦黄帝：名轩辕，传说中我国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，他曾打败炎帝和蚩尤，被拥戴为部落联盟领袖。汤：商朝开国的君主，是他伐桀，灭掉夏朝。武：周武王，是他伐纣，灭掉商朝，建立周朝。咸：都。干戚：盾牌和斧，古代兵器。济：救助。

⑧《司马法》：古代兵书，相传是战国时齐威王命大夫整理而成，其中附有齐景公的名将司马穰苴的兵法，定名为《司马穰苴兵法》。

⑨人故杀人，杀之可也：有人故意杀害别人，别人就可以把他杀掉。这两句在现存的《司马法》中为：“是故杀人安人，杀之可也。”意思是说：所以为了安定民众而杀人，这种杀人是许可的。

⑩恃（shì 恃）：依靠。

夫（fū 扶）差：春秋末年吴国的国君，吴王阖闾之子。他曾经打败越国，攻破越都，释放越王勾践。后来，只凭武力争强斗胜，不修明政治，结果被越王勾践所灭。偃（yǎn 眼）王：徐偃王，周朝的诸侯，据说他好行仁义，不尚武力，结果被楚文王所灭。

戢（jí 集）：收藏，这里指平时做好战争准备。

阖闾（hé lú 合驴）：吴国的国君，名光。他用专诸刺杀吴王僚而自立。曾灭亡徐国，攻破楚国，一度占领楚国的国都。后来在与越王勾践作战中受伤而死。

试之妇人：指吴王阖闾命孙武用他的兵法试着操练宫女。

卒：终于。

郢（yǐng 影）：楚国的国都，在今湖北江陵县西北。

威：威胁。齐、晋：春秋时的两个大国，齐在今山东省一带，晋在今山西省一带。

孙臆（bìn 殡）：战国时齐国人，著名的军事家，孙武的后代。他曾任齐威王的军师，设计先后大败魏军于桂陵和马陵。著有《孙臆兵法》。

审计：周密地思考。审，详尽，细密。重举：慎重地行动。

画：谋划，筹划。图：谋划。

诬：诬蔑，这里指随意曲解。

亮：明亮，透彻。训说：解释。

旨要：主要精神实质。

撰（zhuàn）：著述，编著。略解：简略的解说。

【译文】

我听说远古时候就有人利用弓箭，《论语》上说过治理国家需要“充足的兵力”，《尚书》所说的八种政事中有一种就叫“军事”，《易经》上说“出兵正义就会使主帅吉利”，《诗经》上说“周王赫然大怒，于是整顿他的军队出战”，轩辕黄帝、商汤王、周武王都使用过武力拯救社会。《司马法》说：“谁故意杀害别人，

别人就可以把他杀掉。”只依靠武力的会灭亡，只依靠仁义会灭亡，吴王夫差和徐偃王就是这样的例子。圣智的人用兵，平时做好准备，必要时才出动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用兵作战。

我读过的兵书和战策很多，觉得孙武所著的兵法论述深刻。孙子是齐国人，名武，他为吴王阖闾作《兵法》十三篇，吴王阖闾命他按照兵法操练妇女，后来终于用他为将军，结果吴国向西打败了强大的楚国，攻入楚国的国都——郢，并对北方的齐国和晋国造成很大的威胁。一百多年以后，齐国又出了个著名的军事家孙臧，是孙武的后代。

《孙子兵法》中记述了孙子怎样周密地思考，慎重地采取军事行动，谋划明确而深刻，这是不容曲解的。但是，世人对《孙子兵法》没有作深入、透彻的解说，况且该书文字繁多，在社会上流行的一些本子失去了原作的主要精神，所以我为它撰写了简略的解说。

一、始计①篇

【原文】

孙子曰：兵②者，国之大事③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④也。

故经之以五事⑤，校之以计而索其情⑥：一曰道⑦，二曰天，三曰地，四曰将⑧，五曰法⑨。道者，令民与上同意也⑩，故可以与之死，可以与之生，而不畏危。天者，阴阳、寒暑、时制也。地者，远近、险易、广狭、死生也。将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。法者，曲制、官道、主用也。凡此五者，将莫不闻。知之者胜，不知者不胜。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，曰：主孰有道？将孰有能？天地孰得？法令孰行？兵众孰强？士卒孰练？赏罚孰明？吾以此知胜负矣。

将听吾计，用之必胜，留之。将不听吾计，用之必败，去之。

计利以听，乃为之势，以佐其外。势者，因利而制权也。

兵者，诡道也。故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近，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，实而备之，强而避之，怒而挠之，卑而骄之，佚而劳之，亲而离之。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。此兵家之胜，不可先传也。

夫未战而庙算胜者，得算多也；未战而庙算不胜者，得算少也。多算胜，少算不胜，而况于无算乎？吾以此观之，胜负见矣。

【注释】

①计：预计、计算的意思。这里指战前通过对敌我双方客观条件的分析，对

战争的胜负做出预测、谋划。

②兵：本义为兵械。《说文》：“兵，械也。”后逐渐引申为兵士、军队、战争等。这里作战争解。

③国之大事：意为国家的重大事务。

④不可不察：察，考察、研究。不可不察，意指不可不仔细审察，谨慎对待。

⑤经之以五事：经，度量、衡量。五事，指下文的“道、天、地、将、法”。此句意谓要从五个方面分析、预测。

⑥校之以计而索其情：校，衡量、比较。计，指筹划。索，探索。情，情势，这里指敌我双方的实情，战争胜负的情势。全句意思为：通过比较双方的谋划，来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势。

⑦道：本义为道路、途径，引申为政治主张。

⑧将：将领。

⑨法：法制。

⑩令民与上同意也：令，使、让的意思；民，普通民众。上，君主、国君。意，意愿，意志。令民与上同意，意为使民众与国君统一意志，拥护君主的意愿。

不畏危：不害怕危险。意为民众乐于为君主出生入死而丝毫不畏惧危险。

阴阳：指昼夜、晴雨等不同的气象变化。

寒暑：指寒冷、炎热等气温差异。

时制：指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时令的更替。

远近、险易：远近，指作战区域的距离远近。险易，指地势的险要或平坦。

广狭：指作战地域的广阔或狭窄。

死生：指地形条件是否利于攻守进退。死，即死地，进退两难的地域；生，即生地，易攻能守之地。

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：智，智谋才能；信，赏罚有信；仁，爱抚士卒；勇，勇敢果断；严，军纪严明。此句是孙子提出的作为优秀将帅所必须具备的五德。

曲制：有关军队的组织、编制、通讯联络等具体制度。

官道：指各级将吏的管理制度。

主用：指各类军需物资的后勤保障制度。主，掌管；用，物资费用。

闻：知道，了解。

知之者胜，不知者不胜：知，知晓，这里含有深刻了解、确实掌握的意思。此句意思是说，对五事（道、天、地、将、法）有深刻地了解并掌握运用得好，

就能胜，掌握得不好，则不胜。

主孰有道：指哪一方国君政治清明，拥有民众的支持。孰，谁，这里指哪一方。有道，政治清明。

将孰有能：哪一方的将领更有才能。

天地孰得：哪一方拥有天时、地利。

兵众孰强：哪一方的兵械锋利，士卒众多。兵，此处指的是兵械。

士卒孰练：哪一方的军队训练有素。练，娴熟。

吾以此知胜负矣：我根据这些情况来分析，即可预知胜负之归属了。

将听吾计：将，作助动词，读作“江”(jiāng)，表示假设，意为假设，如果。此句意为如果能听从、采纳我的计谋。

用之必胜：之，语助词，无义。用，实行，即用兵。

去之：去，离开。

计利以听：计利，计谋有利。听，听从，采纳。

乃为之势：乃，于是、就的意思。为，创造、造就。之，虚词。势，态势。此句意思是造成一种积极的军事态势。

以佐其外：用来辅佐他对外的军事活动。佐，辅佐，辅助。

因利而制权：因，根据，凭依。制，决定、采取之意。权，权变，灵活处置之意。意为根据利害关系采取灵活的对策。

兵：用兵打仗。

诡道也：诡诈之术。诡，欺诈，诡诈。道，学说。

能而示之不能：能，有能力，能够。示，显示。即言能战却装作不能战的样子。此句至“亲而离之”的十二条作战原则，即著名的“诡道十二法”。

用而示之不用：用，用兵。实际要打，却装作不想打。

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近：实际要进攻近处，却装作要进攻远处；实际要进攻远处，却装作要进攻近处，致使敌人无法防备。

利而诱之：利，此处作动词用，贪利的意思。诱，引诱。意为敌人贪利，则以利来引诱，伺机打击之。

乱而取之：乱，混乱。意谓对处于混乱状态的敌人，要抓住时机进攻他。

实而备之：实，实力雄厚。指对待实力雄厚之敌，需严加防备。

强而避之：面对强大的敌人，当避其锋芒，不可硬拼。

怒而挠之：怒，易怒而脾气暴躁。挠，挑逗、扰乱。言敌人易怒，就设法激

怒他，使他丧失理智，临阵指挥作出错误的抉择，导致失败。

卑而骄之：卑，小，怯。言敌人卑怯谨慎，应设法使其骄傲自大，然后伺机破之。也有另一种解释，是说己方主动卑辞示弱，给对方造成错觉，令其骄傲。

佚而劳之：佚，同“逸”，安逸，自在。劳，作动词，使之疲劳。此句说敌方安逸，就设法使他疲劳。

亲而离之：亲，亲近；离，离间，分化。此句意为如果敌人内部团结，则设计离间、分化他们。

兵家之胜：兵家，军事家。胜，奥妙。这句说上述“诡道十二法”乃军事家指挥若定的奥妙之所在。

不可先传也：先，预先，事先。传，传授，规定。此句意即在战争中应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决断，不能事先呆板地作出规定。

庙算：古代兴师作战之前，通常要在庙堂里商议谋划，分析战争的利害得失，制定作战方略。这一作战准备程序，就叫做“庙算”。

得算多也：意为取得胜利的条件充分、众多。算，计数用的筹码。此处引申为取得胜利的条件。

多算胜，少算不胜，而况于无算乎：胜利条件具备多者可以获胜，反之，则无法取胜，更何况未曾具备任何取胜条件？而况，何况。于，至于。

胜负见矣：见，同“现”，显现。言胜负结果显而易见。

【译文】

孙子说：战争是国家的大事，是军民生死安危的主宰，是国家存亡的关键，是不可以不认真考察研究的。

因此，必须审度敌我五个方面的情况，比较双方的谋划，来取得对战争形势的认识。（这五个方面）一是政治，二是天时，三是地利，四是将领，五是法制。所谓政治，就是要让民众认同、拥护君主的意愿，使得他们能够做到死为君而死，生为君而生，而不害怕危险。所谓天时，就是指昼夜晴雨、寒冷酷热、四时节候的变化。所谓地利，就是指征战路途的远近、地势的险峻或平坦、作战区域的宽广或狭窄、地形对于攻守的益处或弊端。将领，就是说将帅要足智多谋，赏罚有信，爱抚部属，勇敢坚毅，树立威严。所谓法制，就是指军队组织体制的建设，各级将吏的管理，军需物资的掌管。以上五个方面，作为将帅，都不能不充分了解。充分了解了这些情况，就能打胜仗。不了解这些情况，就不能打胜仗。所以要通过对双方七种情况的比较，来求得对战争形势的认识：哪一方君主政治清明？

哪一方将帅更有才能?哪一方拥有天时地利?哪一方法令能够贯彻执行?哪一方武器坚利精良?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?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?我们根据这一切，就可以判断谁胜谁负。

若能听从我的计谋，用兵打仗就一定胜利，我就留下。假如不能听从我的计谋，用兵打仗就必败无疑，我就离去。

筹划有利的方略已被采纳，于是就造成一种态势，辅助对外的军事行动。所谓态势，即是依凭有利于自己的原则，灵活机变，掌握战场的主动权。

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之术。能打，却装作不能打；要打，却装作不想打；明明要向近处进攻，却装作要打远处；即将进攻远处，却装作要攻近处；敌人贪利，就用利引诱他；敌人混乱，就乘机攻取他；敌人力量雄厚，就要注意防备他；敌人兵势强盛，就暂时避其锋芒；敌人易怒暴躁，就要折损他的锐气；敌人卑怯，就设法使之骄横；敌人休整得好，就设法使之疲劳；敌人内部团结，就设法离间他。要在敌人没有防备处发起进攻，在敌人意料不到时采取行动。所有这些，是军事家指挥艺术的奥妙，是不能事先呆板规定的。

开战之前就预计能够取胜的，是因为筹划周密，获得胜利的条件充分；开战之前就预计不能取胜的，是因为筹划不周，获得胜利的条件缺乏。筹划周密、条件具备就能取胜，筹划不周、条件缺乏就不能取胜，更何况不作筹划、毫无条件呢?我们依据这些来观察，那么胜负的结果也就很明显了。

【战例】

越灭吴之战

春秋时期，吴越两国为争夺霸权，在公元前 506 年至公元前 473 年的三十多年间发生过多次战争。在公元前 494 年的一次战争中，越国在会稽受挫，力量大大削弱，几乎遭受了灭国之灾。越王勾践在受挫后，一面卑身事吴，一面反省思过，制定了休养生息、抚慰人民的一系列政策，取得了民众的支持。勾践经过“卧薪尝胆”、“十年生聚”、“十年教训”，最后复仇灭吴。越灭吴之战是我国古代史上弱国打败强国的一个范例，从许多方面印证了《孙子兵法·始计篇》的合理性与正确性。

吴国和越国是春秋后期在长江下游崛起的两个国家。在此之前，他们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共同依附楚国，是楚国的盟国。春秋中期，吴国通过兼并战争取得了大量土地，疆域不断扩大，实力不断增强，在大国争霸的局势中逐渐崭露头角并开始叛楚攻楚，以求中原争霸。这时的越国较为弱小，在吴楚战事频繁时常常策

应楚国，牵制吴国，成为吴之大患。吴国为了在中原争霸中除掉后患，在柏举之战击败了楚国之后，开始发动吴越之间的战争。公元前 497 年，越王允常去世，其子勾践继位。吴王阖闾乘越国允常之丧，率军攻越。吴越二军在李（今浙江嘉兴西南）对阵时，越军两次用死士攻击吴军严整的阵势，均未能奏效。最后越王勾践驱使犯了死罪的囚徒，列为三行一起在吴军阵前自杀，使吴军军心涣散。越军乘其不备，突然发起攻击，大败吴军，阖闾受伤而死。

吴王阖闾死后，其子夫差即位。夫差按照其父“必毋忘越”的遗嘱，在伍子胥、伯嚭的辅助下，日夜加紧练兵，准备出兵攻越。越王勾践也重用楚人文种、范蠡，改革政治，增加国力。越王勾践于即位后的第三年（前 494 年）春得到夫差准备攻越的消息后，在准备还不充分、兵力还不够充足的情况下，决定先发制人，出兵攻吴。吴王夫差尽发吴国精兵，迎战越军于夫椒（今江苏苏州西南）。由于吴军实力较强，越军战败。越军损失巨大，最后只剩下五千人，退守会稽山（今浙江绍兴东南）。吴军乘胜追击，把会稽包围得水泄不通。在这生死存亡之关头，勾践采纳了范蠡的建议，决定以屈求生。勾践一面准备死战，一面派文种去向吴王夫差求和，以美女、财宝疏通吴太宰伯嚭，要他劝说夫差允许越国作为吴的属国存在下来，那时，勾践愿做吴王的臣仆，忠心侍奉吴王；不然，勾践将“尽杀其妻子，燔（烧）其宝器，悉五千人触战”。在伯嚭的劝说下，吴王夫差准许议和。吴军撤军回国。

越国战败后，越王勾践将治理国家的大权交给文种，自己和范蠡一道去吴国给夫差当奴仆，越国的王后也做了吴王夫差的女奴。勾践为吴王驾车养马，他的夫人为吴王打扫宫室。他们住在囚室，秽衣恶食，极尽屈辱而从不反抗。由于勾践能卑事吴王，同时又贿赂伯嚭，最后，勾践终于取得了吴王的信任，三年后被释放回国。

越王勾践回国后，首先下了一道“罪己诏”，检讨自己与吴国结仇，使很多百姓在战场上送命的失误。他还亲自去慰问受伤的平民，抚养阵亡者的遗族。他在坐卧的地方悬挂了苦胆，吃饭的时候也要先尝尝苦胆的滋味。他“身自耕作，夫人自织，食不加肉，衣不重采”。勾践还针对越国战败、人口减少、财力耗尽的情况，制定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以恢复国家的元气。他明确规定：妇女怀孕临产时，要报告官府，由官府派医生去看护；生了男孩奖给二壶酒和一条狗；生女孩奖给二壶酒和一只小猪。生三胞胎的由官府出钱请乳母，生双胞胎由官府补贴粮食。凡死了嫡子的人家，免除三年劳役，死了庶子的，免除三个月劳役。由于改

革内政，减轻刑罚、赋税，提倡百姓开荒种地，越国在十年中没有向人民征收赋税，百姓每家都有三年的粮食储备。由于勾践实行了一系列“去民之所恶，补民之不足”的政策，越国百姓亲近他，如对父母。

勾践在改革内政的同时，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外交战。对吴国，他继续实行以退为进的战略，麻痹腐蚀夫差。经常送给夫差优厚的礼物，表示忠心臣服，以消除他对越国的戒备，助其骄气；同时又破坏吴国经济，用高价收买吴国的粮食，造成吴国粮食困难；他用离间之计使夫差对伯嚭偏听偏信，对伍子胥更加疏远，挑起其内部争斗。这些措施的实施，壮大了自己，削弱了敌人，为伺机灭吴奠定了基础。

吴王夫差战胜越国后，领土得到扩张，势力日益强大，夫差也因胜而骄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，看不到勾践决心灭吴的意图。他奢侈淫乐，穷兵黩武，急于以武力威胁齐、晋，称霸中原。公元前484年，夫差闻齐景公已死，便决定出兵北上伐齐。吴军击败齐军于艾陵。公元前482年，夫差又约晋定公和各国诸侯七月七日到黄池（今河南封丘西南）会盟。夫差为了炫耀武力，圆其称霸中原之梦，带去了吴国三万精锐部队，只留下一些老弱的军士同太子一起留守国内。夫差的空国远征，给了越国以可乘之隙。越王勾践在吴军刚离国北上时，就想出兵攻吴。范蠡认为时机未到，他分析说，“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，精兵从王，国中空虚，老弱在后，太子留守，兵始出境未远，闻越击其空虚，兵还不难也”。他劝勾践暂缓出兵。数月之后，范蠡估计吴军已到黄池，便同意勾践出兵。勾践调集越军四万九千人，兵分两路，一路由范蠡、后庸率领，由海道入淮河，切断北去吴军的归路；一路由大夫畴无余、讴阳为先锋，勾践亲率主力继后，从吴国南面边境入吴直逼姑苏。

吴太子友得知越军乘虚出击吴国，急忙率兵到泓上（今江苏苏州近郊）阻止越军的进攻。太子友根据国内精锐部队全部北上黄池的现实，决定采取不与越军交战，坚守待援的策略，同时派人请夫差尽快回军。然而，当越军先锋军到达时，吴将王孙弥庸一眼望见了被越军俘获的他父亲的“姑蔑旗”在空中招展，不由得怒火中烧，也就顾不得太子友坚守疲敌的主张了。他率领他的部属五千人出击，打败了越军的先锋部队，俘虏了越大夫畴无余、讴阳。首战小胜，使吴将更加骄傲轻敌。不久，勾践的主力到达，向吴军发起了猛攻。越军一举击败吴军，俘虏了太子友，进入吴国国都姑苏。越军缴获了大批物资，取得了这场袭击战的胜利。

夫差在黄池正与晋定公争当霸主，听说越军攻下姑苏，太子被俘，恐怕影响

霸业，就一连杀掉七个来报告情况的人，封锁这一不利消息，并用武力威胁晋国让步，勉强做了霸主。随后夫差就急忙回军。在回国的途中，吴军连连听到太子被杀、国都被围等一系列失利的消息，军士完全丧失了斗志。夫差感到现在回国立即反击越国没有必胜的把握，就在途中派伯嚭向越求和。勾践和范蠡估计自己的力量还不能马上把吴国消灭，于是同意议和，撤兵回国了。

夫差回到吴国，本想马上报复越国，但是吴国由于连年战争，生产遭到破坏，财力消耗很大，国内又闹灾荒，因此，他感到一时还没有实力对越实施报复。于是他宣布“息民散兵”，企图恢复力量，待机再举。

文种见吴国开始致力于增强国内经济实力，便觉得越国应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完成灭吴大业，如果等到吴国经济实力得到恢复，那么战胜吴国将更加困难。于是文种向勾践建议，应抓紧目前吴军疲惫，国内防务松弛的机会再次攻吴。勾践采纳了他的建议，于公元前 473 年乘吴国大旱、仓廩空虚之时，准备大举攻吴。

战前，勾践征求并采纳了群臣关于明赏罚、备战具、严军纪、练士卒等建议，做了充分的临战准备。为了争取人民的支持，他以为国复仇为号召，鼓励出征者奋力作战，留乡者专心生产，并规定独子及体弱有病者免服兵役，兄弟二人以上的留一人在家奉养父母。出师攻吴时，又宣布吴王夫差的罪状，号召吴国人民反对夫差。

这年三月，越军进军到笠泽（苏州南面，与吴淞江平行的一条江）。吴国也发兵迎击，两军夹江对峙。越国把军队分为左右两翼，勾践亲率六千精兵为中军。黄昏时，勾践命左右二军分别隐蔽在江中；半夜时，二军鸣鼓呐喊，进行佯攻。夫差误以为越军两路渡江进攻，连夜分兵两翼迎战。勾践率主力偃旗息鼓，潜行渡江，出其不意地从吴军两路中间的薄弱部位展开进攻。吴军大败。越军乘胜猛追，再战于没（今苏州南），三战于郊（今苏州郊区）。越军三战三捷，占领了所到之地，使吴国军事力量土崩瓦解，改变了吴强越弱的形势。

吴军笠泽战败后，退而固守姑苏。姑苏城坚，越军一时未能攻下。勾践采取长期围困的战略，使吴军在二年后终于势穷力竭。这时，越军再次发起强攻，打进姑苏城。夫差率残部逃到姑苏台上，又被越军包围。他派人向勾践求和，但越国君臣灭吴之心已定。夫差在无望之中自杀而死。越国终于取得了吴、越之战的最后胜利。

越国作为一个较弱小的国家，能战胜实力强大的吴国，首先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越国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，改革政治，争取了民众的支持。勾践在会稽战败

后，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，“去民之所恶，补民之不足”，同时，勾践以复仇雪耻为号召，激发民众积极参与灭吴战争，这正顺应了越国人民要求摆脱处于吴国臣属地位的愿望，因而获得了越国人民的支持。其次，在战略上，面对强敌，越国能够避其锋芒，制定以退为进、休养生息的政策，以保存自己的实力，增强国力，为最终战胜强敌做好充分的准备；同时，针对吴国君臣的弱点，采取“利而诱之”、“强而避之”、“亲而离之”等策略，使吴王夫差妄自尊大，放松警惕，穷兵黩武，削弱了自己的实力。最后，越国在袭击吴国条件成熟时，采取了乘虚捣袭的作战方针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给吴军以致命的打击，最终战胜了吴军，取得了灭吴之战的胜利。

从越国最终战胜、消灭吴国的全过程中可见，越国用以战胜敌国的许多策略都与《孙子兵法·始计篇》所述的思想相符合，因此，我们说越灭吴之战，正是孙子军事思想合理性与正确性的极好佐证。

二、作战篇

【原文】

孙子曰：凡用兵之法①，驰车千驷②，革车千乘③，带甲④十万，千里馈粮⑤，则内外⑥之费，宾客之用⑦，胶漆之材⑧，车甲之奉⑨，日费千金⑩，然后十万之师举矣。

其用战也贵胜，久则钝兵挫锐，攻城则力屈，久暴师则国用不足。夫钝兵挫锐，屈力殫货，则诸侯乘其弊而起，虽有智者，不能善其后矣。故兵闻拙速，未睹巧之久也。夫兵久而国利者，未之有也。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，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。

善用兵者，役不再籍，粮不三载；取用于国，因粮于敌，故军食可足也。

国之贫于师者远输，远输则百姓贫。近于师者贵卖，贵卖则百姓财竭，财竭则急于丘役。力屈、财殫，中原内虚于家。百姓之费，十去其七；公家之费，破车罢马，甲冑矢弩，戟楯蔽橹，丘牛大车，十去其六。

故智将务食于敌。食敌一钟，当吾二十钟；秣一石，当吾二十石。

故杀敌者，怒也；取敌之利者，货也。故车战，得车十乘已上，赏其先得者，而更其旌旗，车杂而乘之，卒善而养之，是谓胜敌而益强。

故兵贵胜，不贵久。

故知兵之将，生民之司命，国家安危之主也。